



晦齋集

~ 16
2387
5

共六



門和
2387
卷6-5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箋

辭謝箋

中宗朝己亥十一月

有懷必陳思盡為臣之職分適言好察濫荷自天之
 寵章省循何堪震惶固措伏念章句末學蓬葦孤蹤
 但抱糟粕以留精甘處畎畝以養性幸際風雲之會
 得近日月之光職忝論思寧有涓埃之裨海岳任叨
 諫諍又乏謇譔之勳冕旒雖切憂國憂民在再已迫
 於衰暮未免旅進旅退循默愧負乎
 聖明百里
 分銅符雖得酬將母之願一病緣
 明主恐未展

徇國之懷近因災異之荐臻伏觀惻怛之
睿旨
天地亦應冥感臣子何忍寧居不忍區區螻蟻之忠
敢效惓惓芹曝之獻辭拙語激直待僭妄之誅義重
身輕寧避流竄之譴豈意
聖哲之大度俯察狂
瞽之危言
殊恩忽降於九重
隆眷有加於三接
撫躬增悚無地自容揆涯分而僭踰仰天日而慚覲
擇狂言雖云
聖主之美德詎
異寵豈是庸品
之敢當始奉
獎諭之丁寧感淚沈踵重膺爵命之
僭越駭汗洽膚未由伏閣而懇辭遙切瞻天而呼籲
念茲稀闊之
異數謬加空踈之散材非獨憂小器

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採其言留
睿念榮幸
已極於此時僭干賞擢庸流譏議寧無於後日伏望
廓包荒之量垂聽卑之聰察愚臣踟躕之悚念朝廷
名器之重勿嫌反汗特收
恩綸則
臣謹當仰體
盛心益礪素志圖酬粉骨敢不盡犬馬之誠秉道殘
年庶無改松筠之節

謝恩箋
癸卯五月

鶴髮餘齡忽霑雲霄之澤樗材多蠹又沐生成之恩
揣分若驚冒榮增惕伏念學無積累才乏經綸但知
盡道以事君實矛盾於時俗徒懷乞身以將母亦狼

損於去留猥荷 聖明之誤知顧之消埃之小補
累未言論之職濫廁廊廟之班然未效格心之忠而
空懷伴食之耻惟期竭犬馬之力乃又迫烏鳥之情
省疾南州月四閱而濡滯馳心 北闕身一病而沉
綿念瘵曠之既多懼謹訶之斯重豈意 九重之渙
渥遠逮六尺之微軀奉 綸音之丁寧近 天威
於咫尺雲霓偏及桑梓 寵光曠世所稀 御醫果
宣藥餌 恩命一時存洽衰顏戴惠鮮而為命沉痾
隨感淚而去身萬死曷酬乎 隆私再生實賴於
洪造茲蓋伏遇為國以慈孝視臣如股肱察臣常懷

殺水之誠憐臣不改葵藿之性老老興化特推三朝
之心君君盡仁深明一體之理故茲 異數謬加寒
賤臣敢不仰體 睿思俯罄危悃有懷必達寧辭好
名之誅難得者時庶盡指軀之節

狀劄

陳情乞養狀 辛丑八月

右謹啓 臣早遇家難九歲為孤寡母窮居四十餘年
殺水之供或時不繼臣以庸劣遭遇 聖明因緣
資序玷冒華顯俸祿雖優母在南涯無以為養區區
私懇惟思乞身以終養一日未安於遠宦今則母年

已踰七十衰耗轉深羸病日增又有風眩之疾發作
無時救療稍緩或至危急况乃遠在七百里外傍無
奉養之人臣之志切歸養朝廷所共知第以近年以
來謬蒙 寵擢 天恩濫重未敢累瀆陳乞 黽勉
隨行闕默在傍近日略陳懇迫之情 聖諭丁寧
不許歸養只令往來覲省惶恐不敢再瀆退伏旬月
反覆思量貪榮慕祿親老忘歸決非 聖主之所
取徇利遺親養不及時亦豈微臣之所忍先聖有言
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挾衰病之親遊在遐陬奄
奄氣息未保朝暮而今臣叨冒祿位因循顧戀不能

決歸以至於今臣實古人之罪人也既不能為孝於
親又何以移忠於國竊念君親一體恩義極大固無
輕重之殊然事國時長顧捐軀而未晚報親日短恐
不逮於餘齡伏乞 聖慈察愚 懇迫之情憐老
母垂盡之命特解臣職許令歸養干瀆 宸嚴無
任激切惶懼之至

再陳乞養狀 壬寅四月

右謹啓 臣夙遭家艱九歲為孤寡母窮苦四十餘年
臣不幸早禾科目奔走仕途多闕菽水之奉雖得升
斗之祿親闈隔遠無以為養惟願乞外以將母頃刻

未安於遠宦然而臣誠未感天事與心違出身從官
今已二十九年而其間外補養母纔閱數十朔臣之
遺親徇利之罪甚大今則母年七十有四衰病已迫
素有風眩腰痛之疾設作無時况乃窮居七百里外
傍無奉養之人遠離遊宦情所不忍去年秋再陳情
懇未蒙 允許旋被誤 恩濫荷 寵擢至勤
聖諭特令率母來京聞 命震悚罔知攸措臣自揣
庸劣淺短無絲毫有裨 聖化而龍眷踰分曠世
所稀感激墮涕未知報塞惟思奉承 隆旨委命侍
朝以畢犬馬之忠第以今年春夏以來母之宿病轉

增稍感寒冷諸疾交作救療稍緩或至危急氣力頓
衰精神昏耗行動喘急起居須人道路阻脩扶曳遠
行勢有極難臣之進退狼狽私增日夜憂懼竊念
聖朝以孝為治歸養之法著在令典是乃 祖宗
盡孝於上而推及於群臣使皆各盡其情風化之本
莫先於此頃者出自 宸衷軫念教化之不行風
俗之不美 特命申明舊章朝中有老親而未歸者
莫不感幸愧慙或辭職而去或乞符而歸臣獨淹滯
未遂素願俯仰慚覲如負重罪念事親之日短痛餘
齡之無幾常恐有不逮之嘆而永絕無涯之憾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特命昇臣州郡之職使
盡烏鳥之情華髮斑衣庶畢願於餘生捐軀報國尚
未晚於異日情迫意懇冒昧陳乞干瀆 宸嚴無
任激切惶懼之至

乙巳正月十八日辭狀

仁宗朝

本月十四日祇受左副丞旨書狀內病如差復斯速
上表者臣承 命震悚固知攸措臣以疾病沉綿久
滯南涯奄聞 大行大王諱音比盟驚摧號踊無
地而身病危篤僅存形息雖切攀號之痛莫伸奔心
之誠已缺臣子之道罪當萬死頃者具狀待罪伏蒙

聖慈優容下書慰諭又令本道監司別加救療自首
病臣已荷 寵渥之殊今又不意記憶疎遠之臣特
降 召旨出於亮陰哭踊之中感激 恩遇涕泗交
頤伏念臣以庸陋無堪濫受 先朝誤恩庶效涓埃
而今已無可及矣惟有奔赴闕下隨班號慟庶可以
小紓固極之痛矧今 殿下新膺寶命方在哀疚
而立政之謹其始慎終之盡其禮皆在今日臣子之
情曷有窮已而臣不幸前病彌留日益深重自秋經
冬略不向蘇瘡腫遍身丁瘡再發將理失宜氣血耗
瘁脾胃又傷不思食飲元氣虛損羸弱日甚頭眩心

煩寒熱時作曾滿喘促不能運動臣久病沉困身氣
危弱至此蘇復難期伏枕嗚咽祇自慨歎今當
梓宮在殯因山已卜永遷有期百寮攀號舉國遑遑
之際臣若氣力稍復可以強疾奔趨豈忍一日安然
退處祗奉 召旨未能即日起發以孤 膚獎罪重
違慢伏埃嚴誅臣無任感 恩 闕惶懼隕越之
謹昧死以聞

正月二十四日辭狀

本月二十日祗受左丞旨書狀內以臣 為議政府右
承 命震駭固知彼

措伏念臣猥以庸陋素之才望遭遇 先朝濫授
誤恩謬被超擢玷冒朝列涯分已極常懷兢惕勉
供職隨衆碌碌 寵渥有丘山之重報效無絲毫之
微俯仰慙覩若無所容近又嬰疾半年漸成沉痾氣
血消耗精神昏憤惟願解職治調保全殘喘不意
聖上嗣服首頒宣召尋蒙 寵擢濫陞崇班揆分難
堪措躬無地臣竊惟 殿下訪落之初進退卿相
所繫非輕弘化重地最宜登庸宿德以資大猷豈合
輕畀庸品使人失望上累 聖上知人之哲下乖
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新政有妨賢路古者無其人闕

其位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所以重其任也如臣薄劣決不宜冒處取譏伴食矧今在朝者碩時望所屬可置廊廟者非一二伏乞 聖鑑察微臣之懇念名器之重特回渙渥以愜群情 國家幸甚第念恩命非常 睿眷殊隆臣子之義固宜即日奔馳詣闕謝 恩而臣以宿病沉重身氣虛弱肢體無力頭眩心熱上氣喘促諸證兼發累朝治療羸瘵日甚略無減瘥再奉 綸音感激隕涕而未即奔走祇赴殊失承 命之恭罪負已極上孤 睿獎下負夙心仰天摧咽不知所言臣無任感 恩懇 闕惶懼竢罪

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十七日辭狀

臣以病未趨朝具狀辭免新除議政府右贊成 恩命伏奉本月初六日下 旨不許辭免獎諭丁寧仍賜宜證藥餌今又別遣醫官費藥治療 聖眷至此天地生成之恩報答無階感激涕零不知所喻臣不幸病久未蘇身氣羸弱諸證交作有此非常 寵渥恩命及門而未能即日奔馳就道詣 闕謝 恩殊失人臣之禮伏俟違慢之誅况今 山陵已畢永遷日逼尚未能奔赴攀號以至于今 臣之罪負極大

此望摧裂欲死無路不意謬蒙 寵擢陞非分非
獨憂小器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臣自知庸疎
淺短叨冒祿位隨衆碌碌未有絲毫之裨補六卿之
任亦恐難堪弘化重地豈敢忝冒以累 清朝未暇
伏閣兩懇辭遙切瞻天兩號籲今值朝廷多事之際
久曠重職亦甚未安伏乞 聖慈俯察愚衷愛惜
名器亟回成渙以愜公論不勝幸甚臣 干瀆 天
威無任震悚墮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二十三日劄子

議政府右贊成臣李彥迪伏以人主一身宗社生民

之所托保護不可不謹動息不可不時伏聞來二月
初九日下 玄宮時 殿下欲躬請 陵所尚是
日夜半動駕云 臣竊以謂未安大抵人君舉動苟非
祭享必以陽明之時而不宜於陰暗昏夜之中當初
大行大玉不豫之時 殿下侍藥憂悴久不進膳
及至大故哀毀過禮 玉體瘦弱且有脾胃證朝
野聞之莫不驚惶以 聖體羸毀虛弱而冒夜遠
行蒙祀霧露豈其冢宜萬一有所憾和所關顧不重
大哉設使不至於此犯夜奔馳行三十餘里 聖
體必至困乏之隨駕群臣儀容亦未及修整而時刻已

到則其間事多忽忽有未盡者多矣臣之妄料
殿下宜於初八日徐詣 陵陪奉審 山陵諸事翌
日率百官設禮奠以卒大事於事從容得宜情禮俱
盡而殆無遺憾矣議者必以經宿徵兵為難然弊亦
不至於大矣臣之謬見如此不敢緘默冒昧陳達伏
惟 上裁施行取 進止

三月初八日辭狀

臣以病久未瘳具狀再辭新除 恩命伏奉去閏正
月二十六日下 旨不許辭免使臣更加調理上來
者臣奉戴 綸音感激 隆眷庶得調治病軀扶曳

就道而久病羸瘁已極不能勉強又稽愆赴罪重違
慢惶懼罔措 臣於春初病勢危迫幾至難救伏蒙
聖慈遣醫賫藥救療 天恩罔極庶有生全之望
今則 臣之病證稍似瘳減但以元氣虛損未得蘇復
精神困倦多卧少起脚膝無力不能行立夜多虛煩
卧不能安畏怯風寒未出房戶稍或起動宵滿上氣
喘促心煩時吐鮮血 臣自量氣力羸弱至此若於是
時將理失宜勞動致傷必發重證難治 臣之一身不
足惜而第恐愛 國恩之重未敢消埃而抱恨於泉
壤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有賴左右論思之益如 臣駑

劣濫廁廊廟豈有絲毫裨補而况除授已閱三朔尚
未克趨詣謝 恩久曠重地極爲未安伏望 聖
慈俯察愚衷特解臣職假以數月庶得平心治疾保
全殘喘期效犬馬之力於異日伏念臣以 先朝舊
臣恭遇 殿下嗣服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臣亦豈
不願亟趨 闕庭一望 清光不幸沉疴未除仰孤
睿獎干瀆 宸嚴至於再三無任震悚隕越之至
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狀劄

丙午春劄子 明宗朝

議政府左贊成臣李彥迪伏以 臣伏見 主上殿
下冲年嗣服 睿聖之資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嘗聞先賢之論曰君德成就責經臣以
庸昧忝叨經筵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以效絲
毫之補而學術踈荒聞見固陋懼無以稱職謹取先
儒格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
獻伏惟 聖慈留神採擇焉

有宋元豐八年哲宗嗣位時方太皇太后垂簾同
聽政元祐元年大臣司馬光薦程頤為崇政殿說
書頤即上劄子言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
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
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
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
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迎名德端方之士與之
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

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
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
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緣
稽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
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
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
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
處久熟則生熟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愛敬此
所以養成與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於此

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不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器用服玩皆

須質朴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色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皇帝起居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又曰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而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

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
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
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
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又曰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
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
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
也臣以為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
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
周公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

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
衆口周公作立政之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
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
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
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
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
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
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

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又曰臣供職而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

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

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

又曰太皇太后每遇政事務簡聖體康和時至燕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

又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今講官皆兼他職請皆罷之使得專心積

誠以感上心

臣按程頤之論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使當時卿相用其言以盡輔養之道則必能致君堯舜之聖而躋世道於熙雍矣不幸以頤之賢而不免為群邪媚嫉入侍經席纔閱一歲遽爾罷去使天下不復蒙至治之澤可勝惜哉臣竊以為聖賢雖遠其言尚存有可以啓發聰明者有可以涵養德性者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要須為外交修無時間斷然後乃可以全其天德而不流於人欲矣今者講廟箴規之職固在

於經筵而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明睿冠古事

中

宗幾三十年為治之道何所不達理亂之幾何所不察宜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

敬大臣納諫爭過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王為法則 聖德日就卒為 宗社

生靈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惓惓臣以暗劣遭遇

聖明濫荷 寵渥庶效糜粉之志而不堪衰病之迫恐一朝死亡抱恨泉壤敢陳古訓以效獻芹之誠干

冒

天威無任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三月呈辭上劄子

伏以

殿下方在冲年專心問學養正聖功茲維其時臣以庸陋職忝經筵日夜思所以展竭愚衷以輔聖德未嘗頃刻而忘于心第以老母遠在南涯年迫八十素患風痺近日漸劇迫切之情不獲已呈辭今當遠離闕下不勝區區犬馬之誠敢效芹曝之獻臣聞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人主一心萬化之源本源不正又何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乎是以古之聖王必

以正心為急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兩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箴規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聖學由是而高明聖德由是而日就宗社生民之福實繫於此伏惟殿下留神焉取進止

四月辭職狀

臣以庸陋遭遇聖朝寵渥濫分常懷兢惕今又因臣受命省母特命本道監司題給養老食味非常恩數忽及於桑梓感激墮涕驚惶罔措伏念臣

本疎愚別無才德蒙 聖世作養任使之澤以至於
此未報 兩朝之舊恩又誤 昭代之新寵竊增哀
慕於在天庶效糜隕於今日惓惓犬馬之誠豈敢頃
刻而忘君第以老母時年七十有八歲素多疾病常
在牀褥風眩霍亂發作無時往在 中宗朝累陳
情悃懇乞歸養特荷 隆私許令補外便養尋除本
道監司得遂烏鳥之情 聖恩極弘天地莫量追
思至此不覺號慟今則母之衰病益深日迫西山近
因遭 國恤之變曠省彌歲今始來見精神昏憤言
語錯誤不識人事羸瘁已極僅存形息諸證沉綿長

卧少起轉側須人奄奄殘喘朝不保暮痛念報親之
日短不忍暫離於湯藥伏望 聖慈俯察微衷曲
垂矜憫特解 臣職使畢終養之願則鶴髮餘齡庶酬
罔極之懷事君日長寧無盡節之期竊獨惟念今遭
嘉會 聖質明睿方專問學正是群下協心勸翼
之時如臣 薄劣雖不足為有無然於帝王體用之學
粗嘗講究惟思忝侍經幄冀效涓埃之補 臣之平生
志願實在於此不幸母疾至此情事迫切冒昧陳達
臣無任感 恩慈 闕震悚墮越之至

五月十一日再度辭狀

臣以母病沉綿陳情懇辭伏蒙 聖慈特頒溫旨
慰諭丁寧申之以調護有差愈之期勉之以臣子全
忠孝之義感激惶悚罔知依措伏念臣以駑劣濫荷
累朝恩遇寵渥有重於丘山報效訖微於塵露白首
再哭於攀髯丹心彌切於糜軀况當 闕庭賜衣帶
之日有不忘 中宗之教不勝嗚咽隕涕奉以銘
膺曷嘗斯須敢忘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本於天性
而不能自己有力不敢不竭有知不敢不盡夙夜匪
躬夷險一節死生以之乃臣之分也亦臣之志也今
當新政之初國事多虞輔養尤急固非舊臣言退之

時臣雖無狀粗識大義豈不思所以全忠孝之道仰
副 睿獎於萬一但以母病危迫餘日無多精神氣
力日益昏痺時發上氣喘急不能運動長卧不起未
識人事近日又患脾泄危困益甚多方救藥略無見
效差復無期臣本庸昧忝冒重地伴食碌碌無絲毫
有裨 聖政今又以母病去朝數月瘳曠已多難
逃尸祿之罪豈無妨賢之譏義禁府任又非輕曠職
亦久尤極未安古人去事君之日長報親之日短伏
望 聖鑑憫臣情事懇迫憐臣進退狼狽曲盡生
成特解臣職俾遂終養則 聖恩如天雖無階報

答愛君憂國之誠豈以進退而有間墮首結草之願
尚期少展於異日臣無任激切悲感祈 恩竢 命
之至

六月十九日三度辭狀

臣以老母病深情事迫切再陳情懇干瀆 宸嚴

伏蒙

聖慈累座溫旨慰諭不允抵許待差上來

仰荷

隆私采增惶悚不知所措伏聞近者災變屢

見盛夏戾零京師地震之異近世所稀九重之上上

畏天怒下恤民隱迎訪群臣思所以修德弭災

主憂如是臣子何以寧居身在江湖心馳魏闕區區

犬馬之誠自不能已未嘗一夕安眠第以母之沉痾

未瘳神氣愈困加以傷暑脾泄羸瘁轉甚奄奄危迫

常在牀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幸得賴天之靈秋重

氣清宿疾稍蘇則臣亦安得一向求退以負 聖明

但念衰病沉綿差復難期而弘化重地忝冒經歲才

劣識闇未有絲髮裨補常懷伴食之耻恐速冒標之

譏日夜兢惕適以 主上新即位朝廷多事龜勉

供職不敢強辭今以省母在外久未趨朝瘵曠已極

慚懼益深伏望 聖慈俯察情悃曲賜保全解臣

本職別求賢德置諸廊廟於新政必有裨贊之效在

微臣亦免尸素之罪非獨臣之私幸亦作新 聖
治之一端也 臣情實懇迫敢瀝危悰至于再三無任
激切震慄之至

不宜垂簾劄子

判中樞府事臣李彥迪伏以人君體元居正一舉一
動宜稽古酌今務合禮義如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而非先王之制則雖有古例不必泥也臣竊聞禮
官議定垂簾儀制而請并於 當行垂簾同於
慈殿是雖有古事可做不可效也人君南面而聽治
取其嚮明也臨朝之際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不

宜少有幽隱豈可使擁蔽其明而有碍於視瞻乎况
在臨政之初群臣瞻仰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
而障蔽 天顏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設使人主
方在襁褓聽政之時不得離太后之側位不可別設
則雖並垂簾猶或可也今 殿下聖質明睿春秋
寔長已近於漢昭辨忠詐之歲宜導以光明之德無
或虧蔽其日月之照使魑魅魍魎影滅跡絕以為
宗社生靈之福此朝野之所翹望也夫垂簾非二代
聖王之制乃後世權宜之設臣竊究宋朝之儀蓋以
皇帝聽政之際侍臣皆坐而史官在帝左右察視容

色記其言動至於經筵則講官立講皇帝雖與太后東西相對而相距密近故帝位亦在於簾內我朝之禮與中朝不同侍臣與講官皆俯伏而雖史官莫敢仰視何必於殿下之位並設簾障乎今若循龍前代謬舉而不知揆度時宜以合於禮義則非特取譏於後世之有識又將有虧於聖上光明之德是豈合於輔養之道且夫垂簾之制宜定於即位之初殿下面接群臣日月已久今遽隔簾而聽政有乖於明四目達四聰之義所繫甚重臣不敢不言伏願殿下恭己正南面必體明出地上之象

赫然臨下去其翳蔽至於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面對之儀無倍於禮有合於義行之今日而無感垂之後世而可法伏惟聖鑑裁擇焉取進止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拾遺 序 傳 祭文 碑銘

大學章句補遺序

古昔聖人教人之法有綱有目孔子講而明之以授
 其徒曾子述之以傳于世其淵源所自亦可考矣虞
 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大學一篇之上蓋本於此
 其曰明峻德以至於黎民於變者明德新民之至也
 其曰惟精惟一者明明德之事也其曰允執厥中者

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而新民之止於至善亦由於此也。以八條目言之，明峻德者，脩身以上之事也；親九族者，齊家之事也；平章百姓，以至於協和萬邦者，治國平天下之事也。八條目中，正心二字實自虞書中來。其曰格致誠正精一之謂也。前後聖人盡性立教之規，合如符節，炳如日星，無可疑者。可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曾子之所傳實源於此也。秦火之餘，聖遠言湮，千有餘載，幸而天未喪斯文，程朱數君子出而乃始表章此篇，更定錯誤，發揮微蘊。一篇之中，綱條粲然，於是為學者知所務，而為治者知所本。其有

功於斯道也大矣。獨恨聖經賢傳之文不能無斷缺，辭義未完，學者不得見全書。此真千古遺憾。朱子得其結語一句，知其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其所以發明始學窮理之要亦甚明備。然愚嘗讀至於此，每嘆本文之未得見。近歲聞中朝有大儒得其闕文於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見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見取經文中二節以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覆參玩，辭足義明，無欠於經文。而有補於傳義，又與上下文義脈絡貫通。雖晦庵復起，亦或有取於斯矣。又按聽訟一節，今在傳三章。

之後文義不屬有可疑者乃依程子所定置於經文之下詳味其義與中庸卒章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之意合此蓋聖人端本化民之要道也故曾子於經文章末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程子於此豈無所見乎然愚陋管窺何敢執以為是而有得於先儒所未到之意聊記淺見以求正於後之君子云爾嘉靖己酉冬十月甲子驪江李彥迪謹書

中庸九經行義序

臣謹按中庸孔子告魯哀公以為政之道而遂及於為天下國家之目所謂九經是也其序者之以脩身而次之以尊賢親親又次之以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由本而及於末由近而及於遠蓋與大學之八條目相為表裏帝王為治之規模備矣竊謂大學之書教學者以脩己治人之道故詳於進修之功而畧於為治之目中庸之九經告人君以為政之道故詳於經世之目而畧於脩己之功二書之義蓋互相發也由大學之道而欲收治平之功不可不取中庸之九經以為設施之條目

由中庸之九經而欲盡脩身之道不可不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以為進修之階級其序有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然竊詳孔子之意上文言好學力行知耻而繼之以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下文又言明善誠身而繼之以學問思辨之說其意亦可知矣蓋必學以明善然後可以誠身而脩身之道盡矣上文所謂好學者乃所以明善也力行者乃所以誠身也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也誠身者包誠意正心脩身而總目之也然則格致誠正之目雖不列於九經之中而其意已具於一章之內也臣又按孔子既叙九經之

目而繼之曰所以行之者一蓋一者誠也誠者天道也九經之道皆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一有未誠而不純乎天道則九者皆為虛文矣然則帝王為治之範雖在於九經而九經之所由行則又在於體天道也詩所謂殷之克配上帝文王之德之純皆所以體天道也人君體天之道則必能嚴恭寅畏無時豫怠此所謂畏天命也大學平天下章始言克配上帝又言惟命不于常者亦此意也為治之道雖曰多端求其所以繼天立極之要蓋在於此人主之心頃刻不在於配天則念慮之發刑政之施人欲雜之而有

違於天道矣有一念不在於敬天則怠荒之前驕泰之滋有不能制而獲譴於上帝矣古之聖君賢臣都俞陳戒之際莫不以是為先者蓋為此也先儒真德秀衍大學之義闡明治道之要而尚遺治平之二條近世丘濬補衍義之闕略以備經世之務而又未及於配天敬天之說是乃智者之千慮一失蓋亦有待於後人也臣之孤陋管窺有見於此乃敢不揆愚淺竊做二書之例推本先聖之訓參以諸賢之論及諸史百氏之說微臣一得之愚亦竊附焉隨其條目而推廣其義名之曰九經衍義其以講學明理誠意正

心為脩身之目者所以本中庸之旨而取大學進修之目以明脩身之道必由此而進也其以體天道畏天命繼之於九經之後者所以本中庸行之者一之意而明帝王修天職保天位之道在於此也其以戒滿盈終之者是亦畏天命之事而治定功成之後尤不可不以此為戒也蓋中庸之九經見於事為而本於人主之心者也體天道以下三條本於人主之心而見於治化者也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遵夏之事則有司存焉帝王為治之道亦猶是也國家憲章法度無非道體之所該為治之切務人主所當講

究而留意然此皆有司之事而且有前代之常規先
王之舊制但當遵而勿失又得賢才而任之職則事
無不舉矣至於隨時損益使合於中亦在於人也若
夫曰修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則皆人君心上事
也不可不自盡也而至於體天道畏天命則尤有關
於奉天勅天之事人主所當日夕兢惕服膺而不可
斯須忘者也先聖之叙九經所以立經世之規模以
為萬世法也巨之所衍非有所增加於聖訓所以本
先聖之意而要以盡九經之道固非巨之私意杜撰
也大學之八目真氏丘氏之衍備矣治天下之律令

格例於斯具矣然不參者中庸九經之義以盡設施
之條目以立治化之大本謂行之則其於帝王經世
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巨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
意偶因所見妄有所陳非敢犯不韙之罪而要以並
駕於前賢蓋欲推明先聖垂訓之奧旨兼採二書之
精要以備經世之法而為聖明之獻也極知借
踰難逃妄作之誅然於帝王存心出治之道常德配
天之要未必無少補儻於宮庭燕閑之地既取二
子之言參玩而講明之氣取微巨之所衍潛心而深
味之本之心以施于政化法乎天而無所間斷則帝

三繼天立極之道盡善全美而堯舜三王之盛可以復見於今日矣臣之惓惓實在於此惟明主恕察焉臣彥迪謹序

求仁錄序

天之道有四德而元為之長人之性具五常而仁為之首斯所謂心德之全而萬善之本也聖門之教千言萬語無非在於求仁而其所以求端用力之方見於語孟諸經者明且備矣但其言散出於諸篇而或因門人問答而發者有大小深淺之不同有難以領會者蓋必類聚觀之體認出來自可得程氏誨人之

要法而張南軒又著洙泗言仁錄蓋亦為是也而其書不傳今不可得見余竊有慕於斯輒不自揆乃取先聖之訓及諸弟子子思孟氏之說類聚為編諸儒註解要切之言亦略附錄又採先儒之論發明仁體及用功之要者別為一篇以備參究名曰求仁錄欲其便於考察暮年閑中潛玩深體力行庶無大過云爾夫仁者天下之公非有我之得私也有志之士於此或有取焉則非徒足以成己亦可以及物矣君子一念之惻隱有足以澤及百世况乎有位者而志於仁其德施又將何所不至哉嘉靖庚戌十月丙子晦

齋驪江李彥迪書

奉先雜儀序

奉先雜儀本於宋文公家禮而竊以司馬公程氏祭禮及時俗之宜稍加損益務從簡易以爲一家之禮庶幾宜於今而遵守勿替云爾夫祭祀之義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存乎心者本也著於物者文也蓋必文與本氣盡始可謂之盡祭之義存乎心者有所未盡焉則節文雖備是亦虛而已矣故又採禮經之文及先聖賢之言有明報本追遠之義者別爲一篇以附于後仁人孝子於此潛心而深體之則愛

敬之根於心者油然而發而自有不能已者矣嘉靖庚戌八月甲子驪江李彥迪謹書

沙伐國傳

今聞朝列皆爲好議欲以寬仁大度補導聖明蕩滌無辜以爲太平之治而獨有數三負爲悖論主其議者乃沙伐古國居崇品宰相也右公之欲害士類蓋有以也嘗聞右公父溺愛其妾及妻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少給田民故常時蓄憤於庶母去壬寅年間厥父死右公爲大司諫居父喪厥兄又病死乃使兄之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孽弟等爲妖術

以致厥夫之死請囚禁治罪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右公乃折簡潛通於牧使請速囚禁報使刑推宋公不得已囚禁庶母及孽弟數人報使刑至三四次是時某以囚宰受由覲親往來宋公見某言其事某答曰父之愛妾愛子何忍以黯黯難明之事父喪內至於囚禁極爲未安君何爲此乎宋乃披囊出其手簡以示曰如此故不得已報使也某默然不言到咸昌寄書於右公極言刑庶母庶弟未安之意而止之且言吾愛公之深故如是言之其答書畧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到聞慶縣監安景祐以推

官深知其事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安公口滑嫉惡人也逢人即說厥後景遇見某亦言其殘忍未便之言右公喪畢復職恐其事發於公論深懷疑畏及爲大司諫辭免時乃舉刑庶母之事發明啓之近來乘除運之勢致位崇品將升相位欲盡除知己薄行者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本道居朝官宰相及沙伐鄰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除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希奎亦預之安景祐以南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亦被禍遽竄其情狀昭然甚可痛心書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切親分

明言之者此事若使朝廷知豈不有補於累政乎按
戰尚也景遇權應昌字也

祭孫四宰文

外姪守成均館司成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奉議政府右叅贊月城君孫公之靈惟靈弘大剛毅
得之天資德成行尊不假修爲登承庭訓發憤篤學
卓然樹立增光先烈出入歷敷蔚有聲績所施所履
惟忠惟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累被薦擢乃金乃玉
位列廊廟職贊調變朝野倚重 宸眷彌隆白首
康疆夙夜匪躬方期耆耄爲國著龜天胡遽奪而不

慙遺道路咨嗟百僚隕淚親戚悲慟如失怙恃生榮
死哀惟德之崇矧余鈍頑夙遭愍凶幼孤無歸年未
成童築築悶悶惟舅是托特加矜念誘掖諄切誨我
養我不異己子粗識義方皆舅之賜觀光筮仕旅食
京師薄宦羈窮是資是依親老乞養分符外補製錦
迷方一言求教曰惟莅民只在慎怒語約理盡我病
深規奉以周旋幸不失隨還朝省侍鬚髮改舊仰視
儀刑心竊喜懼忘身憂國勤勞不遑尚冀壽考志氣
尤剛豈知微恙奄忽至此撫膺長號肝膈摧毀嗚呼
哀哉去春南行丁寧留止余竊覲省不能順志視我

猶子我不如父不肖無狀恩義永負遠在嶺表凶計
遽傳歛不憑棺吞恨窮天返葬故丘道路阻邈護饗
臨窆是實吾責真以叙哀痛曷窮已不忘者存鑑此
哀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墓齋 安國 文

芻粹奎璧稟精山岳學窮道源神游窟窟中積
彪炳外發志慕軒虞身許稷契際遇昌期歷敷華秩
雍容經幄激昂臺閣一誠貫天萬事盡職時有亨泰
道無伸屈廊廟山澤其心則一卅載優游造養純熟
精義入神窮深極微舉世欽風多士摳衣否極泰來

又被寵擢皓髮朝端赤心循國咫尺 天顏眈眈

懷抱得喪歸天唯思盡道德協弘化功贊調官長
春夏祀秩戎詰畢精匪躬纖微必親著龜朝宗領袖
搢紳庶展經綸翼我 聖神理昧難常天不可必
一疾不瘳冥奪何速 當宁震悼朝野慘怛斯民
無祿吾道誰托吾儕無似幸忝下僚屢承警咳景仰
高標寧知今日永隔儀刑慟兼公私情激幽明聊奠
涓酌冀歆微誠

孫夫人諱日祝文

風樹悲纏霜露痛迫歲星四周尚未奔哭慘怛邊城

諱日又復追遠感時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祗薦
歲事尚饗

告家廟文

不慎遺體疾病多纏勿藥難期爰爰自燃不惜肌膚
罪重毀傷乃今月朔身在山房未克躬省采增感慕
茲因菲奠遥陳事故

夫人洪氏墓碣銘

夫人姓洪氏南陽人曾祖諱仁老朝散大夫禮賓寺
少尹祖諱吉從修義副尉忠武侍衛司右領副司直
考諱欽孫修義副尉龍驤衛右領副司猛司猛娶谷

山韓氏諱叔老之女以天順八年甲申月日生夫人
自少資性異常既并適議政府右叅贊月城君孫公
諱仲敬貞順端莊婦道純備事姑以敬宜家以和月
城敬之如賓庚申八月二十三日卒于月城任所梁
山郡享年三十七以是年月日葬興海郡治南達田
里禱陰山之原夫人生一男三女子暇忠義衛顯信
校尉女長適叅奉金末孫次適叅奉曹國良季適叅
奉鄭灝暇生三子曰光曙曰光暘曰光晁俱為忠義
衛銘曰

性稟貞淑德全端一率禮蹈和宜家宜族處世雖短

綿慶猶長銘以刻石為亦無疆

夫人崔氏墓碣銘

夫人姓崔氏和順人曾祖諱自江彰信校尉祖諱善門資憲大夫二曹判書考諱漢男成均進士進士娶啓功郎李梅之女以成化癸卯十一月日生夫人自少資性端莊既笄適議政府右叅贊月城君孫公諱仲曠內治整肅婦德純備月城相敬如賓客立朝居宦多賴其內助宗族亦皆欽慕焉月城卒于嘉靖己丑四月癸興海郡治南達田里禱陰山之原後十七年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亦卒享年六十三以

丙午二月初三日窆于月城君幽堂之後生二子二女俱夭嗚呼夫人早達名賢修善積德無所欠缺而子女皆不留膝下天獨畜於此何哉月城君有先室子曰曠生子光曙為夫人執喪廬墓亦足慰幽魂銘曰

生稟貞粹夙配賢哲率禮蹈和儀範閨闈慶衍德門
蘭室不育惟天福善冥報難必未亡十載壽纒逾六
窆同夫原夙願乃終刻詩玄石為示無窮

忠義衛孫君墓碣文

君諱曠字如晦雞林孫氏曾祖諱士晟贈兵曹參判

雞城君祖諱昭贈吏曹判書雞川君考諱仲敷議政
府右叅贊月城君妣曰貞夫人洪氏有明弘治壬子
十一月初三日生君少而英秀人皆謂可繼門業弱
冠嬰疾絕意遊宦所居有江山之勝雉于山魚于水
優游卒歲嘉靖八年四月月城君卒于京君聞訃號
慟絕而復甦宿疾轉劇不能奔喪依禮文設位成服
是月二十六日辛卯終闋喪之十日也年三十八是
年十一月丙申葬興海郡遼田里禱陰山之原君娶
信川康氏進士士淵之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光曙忠
義衛次曰光暉曰光晁與女皆幼云

訓導金君墓碣銘

君諱嗣字紹元號揚谿懦隱水原金氏實新羅敬順
王之後五世祖諱曰桂仕高麗官至版圖判書乃敬
順王十九世孫也高祖諱漢真仕門下贊成事推忠
秉節翊衛功臣封隋城君賜鄉水原曾王父諱尚旅
嘉善大夫忠清道兵馬使王父諱禮仲振義副尉考
諱叔南忠順衛迪順副尉妣雞林孫氏生負士寧之
女君生而敦厚英達博學多聞為文冠絕倫輩九舉
發解而為魁者二其中司馬試者至於十三而竟不
成名嗚呼命之舛耶時不遇耶奕世餘慶叢而未稔

積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惑君既不得
志奮然棄舉業結廬種竹安貧守道逍遙自適接人
無貴賤一以忠款鄉邑敬慕之後生之問業考德者
皆歸焉初授仁同訓導晚又授永川訓導居官處鄉
教誨不怠名賢碩士有出其門者嘉靖癸巳二月丁
丑以疾終享年八十五是年十一月丙辰窆于安康
縣北巖山之原君娶慶州崔氏龍驤衛井列之女生
一子叅奉壽亨追慕先德思有以圖不朽請銘于前
司諫李彥迪彥迪於公為親屬自幼陪杖屨受訓誨
多矣義不可辭銘曰

匪爵而尊匪祿而富得之於天有文有壽落落名場
翼翼猷猷太古襟懷閑中基酒錦繡心腸冰雪操守
才不時施德足垂後銘以刻石用諗悠久

參奉崔君墓碣銘

君諱求嶙字仰止慶州人鄉貢進士宗抵之後高
麗末君之五世祖濕龍才稱白眉之良而屢舉不中
朝啓于上特設恩賜科得以出身登仕郎秘書正字
濕龍生洪進士洪生興茂參奉興茂生九精定略將
軍九精生山海生實是君之考也妣曰桂城徐氏宣
務郎中諱令思理之女成化八年壬辰九月壬子生

君君天性醇真事親盡孝晨昏定省不廢風雨居母
憂哀毀過禮廬墓啜粥五日一來省親嚴親生負年
踰七十宿疾沉綿日夜侍藥不離衣不解帶者數年
屢至膏糞及其捐館號痛仆地幾絕復蘇喪禮一依
朱文公家禮亦廬墓三年啜粥不食監誓喪畢不輟
朔望奠孝行純篤鄉里敬慕正德十三年戊寅監司
金安國上其孝行於 朝錄輿地勝覽嘉靖十七年
戊戌三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享年六十七越明年正
月壬申窆于萬佛山良坐坤向之原君姬慶州金氏
宣略將軍慶義之女生二男二女女長適司直李叔

全少通忠贊衛世發男長曰德崇義陵參奉次曰
德潤長女生二女四男長希顏次希曾次希程次希
閔女婿崔三樂長男生一男三女女婿忠義衛孫光
現男已台內外子孫并十五人德崇欲顯親之冊悃
昭焯于後世請銘于左贊成李彥迪彥迪義不敢辭
銘曰

性淳醇真行全孝協生事盡職死葬盡禮哀過於喪
誠篤於祭名登輿地德垂後裔銘以刻石永諭來世

孺人金氏墓碣銘

孺人姓金氏慶州人生負讓之後曾祖諱敬存生負

祖諱恂進義校尉考諱處義宣縣將軍將軍娘永川
崔氏內寺別監弘淑之女成化元年己酉九月己巳
生孺人適將仕郎箕子致恭奉養永憐孺人天性溫
和內治有度奉養舅姑盡心竭力親執祭物終始不
怠州以高年聞于朝乃授孺人之職嘉靖二十五
年丙午正月初七日以疾終享年八十二是年三月
壬申空三萬而山之原祭於幽室之後生二男二女男長
曰德崇義陵恭奉次曰德潤女長適司直李叔全次
適忠贊衛李世發內外子孫并十五人銘曰
溫恭柔淑婦道純備儆戒承順無違夫子祗奉舅姑

敬謹祭祀有德有壽年八旬二刻詩墓碣為示後嗣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一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疏

弘文館上

疏

辛丑

四月

除

弘文

中

宗朝

臣等伏以天人之際一理貫通上下無間天有愛君之心而人有應天之實故積誠以動天修德以勝災則天雖難感於是而可感矣災雖難弭於是而可弭矣雖然人君以藐然中處之身而感高高在上之天以恐懼修省之力而回赫然震動之警非可以尋常舉措期月而得其效也伏惟 主上殿下以仁聖之資守盈成之業厲精圖治宵衣旰食凡所謂敬天

之事憂民之政無不盡心於其間而治效猶邈關政
滋多民怨於下而惠澤愈鬱天怒於上而災異疊見
歷觀前古之史災異之多且大未有甚於此時而亦
未有甚於近年冬雷地震無雪無冰冬暖如春春寒
如冬陰陽反序天氣乖舛蘊隆為旱冰深枯渴薰蒸
為疫人畜殆盡赤子枕藉牛羊斃踏國醫不能用技
術王祭無以供犧牲迫切之災將剝於層嗚呼此天
所以大警動於 殿下而欲保護之全安之則
殿下所以積誠動天修德勝災之實宜如何用其力
耶臣等伏見 殿下遇災以來孜孜汲汲思葺弊

政延訪大臣發罪己之教懲既往之愆臣等伏讀
教書感激揮涕奮不自己以 殿下有堯舜之心
而羣臣不能導 殿下為堯舜之理使斯民不得
被堯舜之澤此固今日羣臣之罪也然以 殿下
恐懼修省之道引咎責躬之實推之衮職之闕亦豈
無可言者耶臣等敢以 殿下今日之所當務者
十事為獻惟 殿下留心焉夫所謂十事者其綱
一其目九今誠能從事於一綱而盡其道則所謂九
目者特其舉措之具施為之方耳何患於難行哉何
謂一綱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心散於萬事通天地而一理盡萬物而一體未發之前至靜至正而無所偏倚者中之體也已發之際品節不差而無所乖戾者和之用也致之去者推之以極其至也存天理於不覩不聞之頃遏人欲於莫見莫顯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我一由是薰蒸透徹洋溢流通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無不安其所而遂其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所以象天地贊化育俯仰無媿麒麟遊其藪鳳凰鳴于岡而無妖孽災變之作也夫以殿下之明而猶有今日之憂者無他聖學之功有未盡而中和之致有未極也進言者有曰聖學既已高明矣若無復屑意於問學而可者噫為是言者惟知以經史間涉獵之功贊殿下之學而不以堯舜三五之道望於殿下也惟古之聖帝明王知道之無時不然故無一時而非學知道之無物不有故無一事而非學以至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誓御之箴瞽史之諷凡所以操存此心培養德性者無所不用

其至矣今也無此數事惟賢士大夫之得近堦光講
論規戒者自 經筵數刻之外無聞而進講之書又
非二帝三王授受心法之旨孔孟程朱傳道講學之
要則 聖學之得於 經筵者恐未足以日進乎
高明之域矣自此之外深居 九重之內左右燕閑
之侍惟宦官宮妾之輩無芝蘭俱化之益有一曝十
寒之懼則當此之時 聖學之所以用功者臣等
未得而知之也竊恐淵蛸蟻渡之中虛明應物之地
存養省察之功有所未至而大本之立未能堅確故
達道之行多所壅闕由是宮禁不得有所閑而嚴紀

網不得有所賴而立人材之辨或至於混祭祀之謹
或至於瀆民隱欲恤而不恤教化欲明而不明名為
慎刑而寬獄尚多名為禁奢而弊習自若名為納諫
而直言者不用自末而求本 沿流而溯源 殿下
寧不於此而矍然惕然回心而嚮道乎伏願 殿
下知 聖學之未至加精一之真功不責於人而
責於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常從事於戒慎恐懼毋
自欺謹其獨之實則凡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萬事萬
物之紛綸酬酢無所徃而非 聖學用功之地而
中和之極功可以馴致矣其綱旣舉其目自張尚安

有民怨天怒而災變之爲憂哉臣等請陳其九目惟
聖明留意焉蓋宮禁不可不嚴也傳曰家齊而國治
其家不可齊而能治其國者無之故王化之本在於
宮禁宮禁不肅則邪徑通於內外正路塞於朝廷公
論阻礙而不行邪僻眩惑而售奸亂亡於斯莫救矣
蓋君臣上下之際親戚內外之間其情意之往來流
通猶血氣之升降流行於一身上下之內此理之自
然有不得壅闕於其間也然氣血之行順其道而行
則和暢安順四體康寧失其道而行則乖舛瘀滯百
病層出上下內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則光明正

大朝廷和泰由邪徑而行則暗昧回譎矯僞作孽國
家之安危於斯判矣理勢之必然者既可易知往事
之已然者亦多明驗而時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
與者疎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以宮闈之攀緣者親
而信之倚任聽從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誠信
感君以致阻碍固其罪也攀緣之徒亦豈誠心愛君
者乎是欲憑藉恩寵求濟其私耳且其初心只欲求
濟其私耳非必預畜亂國之謀也利害之際事勢迫
蹙則何事不可忍爲自己卯來士林間禍敗之巨者
無不由是而翻覆故事闈宮闈莫不寒心

幾下

無意懲艾反或崇長不肯掃革前弊禍亂何時而止
乎除官拜職自有公論責在銓衡而特命或出於物
情之外聽訟理寃自有情實在有司而判斷或及
於細瑣之事羣聽疑怪莫知端倪消不絕則將至
滔天炎炎不滅則終至燎原可不戒哉朝廷之上有
腹心之臣有耳目之官有喉舌之地腹心可以謀議
耳目可以聞見喉舌可以出納由是而謀議由是而
聞見由是而出納則朝廷之是非人物之賢否廢政
之利害其真偽莫得以眩亂至於號令之際事正言
順人心咸服無所惶惑而中和可致災變可消矣紀

綱不可不正也古之為政者必先正其體要紀綱是
也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夫以四海之廣兆民
之衆莫不有嗜慾莫不有智力苟無總攝而歸之於
一則相攘相奪泯泯勢勢而禍亂作矣故自農工商
賈府史胥徒之賤其上為士又其上為大夫又其上
為卿為公而後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維貴賤相屬
而又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
法以守其制度皆所以夾輔紀綱之具也雖然紀綱
不能以自立必待賢者而後立紀綱不能以自行必
待公道而後行夫賢者之所存隱然有虎豹在山之

勢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禡魄而
道蔽陰翳望景而披釋嗚呼此宰相臺諫之責其幾
則在於人主之一心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
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暨此言紀綱之責
在於大臣也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言紀綱之
責在於君也夫如是然後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炎火
而無土崩瓦解之勢矣今也庶獄庶慎之煩瑣皆勤
於聖慮簿書期會之猥細或出於宸斷是
人主而侵有司之職矣以因循為輔相之得體以含
糊為享福之大智不事其所當為之事是大臣墮經

濟之任矣是以紀綱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責不得
不歸於臺諫臺諫之任亦重矣然而止於補闕拾遺
耳激濁揚清耳其於本源無如之何也則私情勝而
公道滅法令壞而百司慢沓直以解之請託以紊之
貨賂以撓之奸猾以亂之由是一國之紀綱幾於蕩
悉殿下雖欲改紀其政漠然不相應而駸駸乎
淪胥之域此天所以愛之惜之大警動而不已者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伏願殿下鑑盤庚
有條之言法文王勉勉之道反求而致中和之功紀
綱不期正而自正股肱同德公道大行則民怨可熄

而和氣可召矣人材不可不辨也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是故人材之辨有國之先務也然君子固自以為君子而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自以為君子而以君子為小人各自為是互相排擯則為人君者莫得分其邪正矣昔京房問於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曰所任者巧佞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曰賢之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乎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曰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理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又

聞李德裕言于文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指正人為邪人主之辨甚難也是故成敗之迹在古已驗則雖愚夫皆知其善惡而心術之用在今未彰則雖智者莫能辨其邪正矣况權之所在勢之所歸則人雖知之而莫敢言之也雖然人心難誣公論難杜矯偽之迹容或蔽於一人之心鑑而肺肝之露自難遁於十目之所視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去之昔齊威王謂阿大夫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
日至是善事吾左右也謂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
即墨也毀言日至是不事我左右也宋仁宗問可為相
者於王素素曰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然
則左右近臣之言固未可信必諸大夫之言然後始
可信也然不必遠徵前代姑以耳目所經之事言之
二十年來朝廷士林每分朋黨隨權曰勢互相勝敗
勝者為君子敗者為小人附已者是之異已者非之
既以為君子則諸大夫同然是之既以為小人則諸
大夫同然非之是豈盡昏愚而莫辨者哉率皆畏禍

而附勢也有所論執則大臣率六曹言官合兩司當
此之時 殿下豈不以為物情如此哉諸大夫之
言容有不可信者如此故至於國人皆以為然然後
其論公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為人君固當大
開言路使國人無大小貴賤皆得進其言雖有所犯
觸亦不加罪則公論始可聞也物情始可知也雖然
孟子必曰國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
皆曰不可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必察之於已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始決其用捨之分則於賢者知
之深而任之重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故書曰庶言

國朝禮集卷十二
九
同則繹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然則必學問高明心德昭朗如鑑之空如水之澄然後人心之邪正也在莫得以適其毫髮矣若在我者不能昭明澄澈而遽欲察之於庶言之外則或不免偏見之失當及不如衆論之多中矣故或精鑑於己或博采於人內外交證權衡得宜然後庶幾不失其實矣近者則邪稍分朝廷稍安但可因是而善持豈容更鼓其異說然人心之操舍不常世道之翻覆無窮於此而尤加省念絕偏黨之私而守進退之公則可以致中和而天人胥悅災不為災矣祭祀不可不謹也

易之萃曰王假有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於社稷以萬物居於土食乎穀也釋奠釋采以純聖先師為民主教也山川羣神以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也城隍厲壇所以致發告而秩無文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於誠敬也我國祀典非不備矣殿下等誠非不至矣而齋廬之弊陋祭服之不淨莫

甚於此時無以潔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師且然
况在僻縣窮邑乎其為慢神極矣然此則有司者之
罪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有其誠則有其神
無其誠則無其神此古之聖人所以祭必與祭而致
其如在之誠也近來 宗廟大享例為攝行其攝也
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盡也 殿
下宵 憂勤三十有餘年豈無 聖躬之愆衛乎
祈寒暑雨固難躬行自餘節候和適氣體康寧之時
若無大故親主之禮不宜有闕也昔饑鼠食郊牛之
角春秋示戒况今三牲告災日以就盡神之譴怒可

謂峻且切矣伏願 殿下明王假之義致如在之
誠躬率而先之肅雍以將之則百官執事之在駿奔
之列者皆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於鈇鉞
而向之所謂齋廬祭服之類自不容於不謹也記曰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乃
仁孝誠敬之至體信達順之極天人交孚鬼神降福
而災不為災矣民隱不可不恤也書曰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傳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不愛其民而能保
其國者未之有也是故先王愛之如己保之如子庠
庠疾痛舉切於吾身鰥寡孤獨必先於撫養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王政之本也伏見
殿下愛民之誠非不至矣重民之政非不備矣而近
來水旱爲災饑饉荐臻力本之民終歲勤動而不能
救一朝溝壑之命中人之家十室九空轉徙之氓何
以聊生則矜恤賑貸之方當如救焚拯溺之不暇今
之字牧之官鮮有慈祥惻愍之傳率多貪暴無厭之
流催科辦急思眩幹能妻妾服食思極侈豐所事權
貴悅於貨賂則思充其欲所識窮乏德於周給則思
得其心巧作名色吞噬腴劑粒米狼戾於公廩杼柚

空竭於閭里其他邊將之剗剗計司之侵漁若此之
類所在皆然使 殿下之赤子一困於天災再困
於苛政厥聲嗷嗷無所控告非特此也步兵水軍大
疲於土木選上皂隸之困於重斂傾財破產鬻盡田
土以應其役及其還家無以爲業則相率流亡官及
九族隣比怨氣極天如此而欲望和氣之感雨暘之
調豈不遠哉昔漢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夫親民之官莫重於守令其選不可不謹人
君以父母斯民之心舉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

而付之虎狼之口豈所忍哉 祖宗薦舉之法其慮
甚遠朝廷舉而行之其意甚嚴而卿大夫不體

聖心徇私害公冒薦庸鄙者毀良法夫薦者之薦此
人非爲此人也將以自利也然則割剝軍民者非守
令邊將之割剝也乃朝廷之割剝也朝廷者四方之
本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朝廷有廉耻而
除徵剝之弊良法無所碍而得選任之公則安幾實
惠下究而生民蘇息和氣可召矣教化不可不明也
治國之道有二焉刑政與教化而已也刑政所以制
之於外也教化所以感之於心也刑政以制之則民

免而無耻教化以感之則有耻而且格夫教化之爲
道也非以其人心之所無者強而行之秉彛之德各
自具足故因其人之所以固有者而導之也然不能躬
行以率之則無以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也近年以
來教化不明士習不正節義廉耻掃地盡矣人心日
趨於偷薄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唯阿諛軟熟奔競
附會之爲務權之所在望風而靡然勢之所歸見幾
而先趨罔上附下之風興背公謀利之弊作頃者之
事蓋已驗矣士習既失風俗隨變三綱墜地人倫之
變相繼而起子弑父奴戕主妻殺夫其變有甚於天

之災變至此而天理滅人道盡將何以爲國乎蓋人心之不正由於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於導率之失其道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非假於外也今者學校之政不本於人倫勸勵之方只在於記誦詞章之末記誦詞章雖不可廢化民成俗之本實不在是伏願 殿下反諸已窮其源盡人倫之道立教化之本則感化之速有同於風草而士習自正民德自厚致和弭災之道孰加於此乎刑獄不可不慎也天之於萬物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殺之無

非仁也聖人之於萬民德禮以養之刑罰以威之無非教也蚩蚩之氓或動於利欲或陷於過誤或入於誣罔或涉於連逮事狀千變情偽萬端非至明無以得其情非至公無以服其心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不可輕也如此 殿下體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惻念無辜親覽獄辭三覆死囚欽恤之意至矣而聽斷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殘民之肌膚決民之性命理直者未暴其情情輕者多入於重舍寬抱痛詎忍言哉至如詔獄之設無異親問所以審克寬枉而今也入于詔獄者無計自直則

例爲首服以僥倖 聖仁之特原誠可哀憫數十年來士林之禍反覆屢起士大夫殞越於刑戮者曾不知其幾人也若其罪負闕責情狀著白玉法所不可貸者則已矣其間豈無非其罪而被重典抱深冤於冥冥之中者乎冤氣結而不散者多則傷和召災未必不由於此帝王仁恤之典固宜無間於死生平反犴獄伸雪幽寬是亦弭災之一道也奢侈不可不禁也甚矣奢侈之爲害也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其欲無窮物有山林川澤之生而其生有限欲之無窮也以天下

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殄天物而天怒剝民膏而民怨積怨積怒而不知已則爭奪起而亂亡隨之矣近來王子女第宅務極宏大爭尚華侈毀撤民家橫亘閭閻高棟層樑倣擬宮闈以至婚姻之禮車服什器之具莫不極其華靡士大夫之家又從而慕效室屋之大婚禮之侈傷財僭分固有紀極弊將難救言官每以土木之弊論列不已而 殿下聞之藐藐者必以爲士大夫始以布衣起於草萊無高會積累之業猶且大起室屋極備婚禮況以堂堂一國之君有子女顧不能崇室居而

備婚禮乎是則其罪固在於士大夫矣若以人君自修之道言之則固宜澄源於上而式刑於下也又有一說焉以奢侈奉其子女者所以愛其子女也然其所以愛之者適所以害之也大抵儉約而獲福奢泰而招損天之理也以今所見而言之巨室纔成扃忌輒主避居委巷朱門空鎖纔易一世則便成廢宅子孫之保有者無幾是費有盡之財營無益之宇也往者有宗室孝寧大君性頗謙素厭處華室嘗構草屋恒處其中終能壽迨九歲子孫蕃衍此近事之明驗也今之奢習固百弊之源而其源在於官禁邦本之

凋瘵府庫之虛竭皆由於此亦足以起怨而致災伏惟殿下深省焉諫諍不可不納也人主不能自聽心合衆聽而爲聰不能自明必合衆視而爲明古之聖王其聰明思慮固非庸衆人所能助其一端而猶上樂受人之諫者嗜善無窮也殿下躬上聖之資有好問之德凡有論列闕失受以爲過而自責成湯之弗弗無以加矣頃年以來從諫之美寢不如初訑訑之色或形於外進言之際但示優容而無採用之實遇災責躬專事虛文而無求言之旨無乃有厭聞直言吝於改過之意乎非特此也臺諫如有

論執稍堅違忤 上旨者則輒出 特命遽遷他職 雖無形迹可以指論物情或不能無疑也頃者求言之後上書者偶觸忌諱輒欲加罪至命三省而推鞠或有系賤而言事者以為欲亂朝廷者教之是以求言為穿於國中也各陳所懷容有不當之論人君但當擇其善而用之而已豈宜加怒於妄言之人乎諫者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苟以言被罪則誰肯犯雷霆之威進無益之言乎頃者國柄落於奸手危亡在於朝多人莫敢進一言以觸之者以此也當此之時有能斥言其情狀者則非徒觸奸兇之鋒亦且

遭逆鱗之怒其為粉身糜骨斷無疑矣此在 聖鑑宜少悔悟而病源猶存物情之鬱災異之來恐由是也大抵凡以闕失進諫者非欲彰君父之過將以責備於 聖德也伏惟 殿下更加省念焉 臣等伏見 殿下有願治之心而治道不成有憂民之心而民瘼弗除有敬天之心而天譴日至宥密之居每警乎側身德音之發多形於憂慄而不能有所補其視一世雖曰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難救之患不伏於冥冥而著於昭昭大臣置之尋常而無建明小臣相視怠緩而不修舉卒補過時架漏度

日以臣等私憂過計畫度夜思庶有以少補涓埃之
萬一不敢遠言不敢激言而以所謂十事者歷指而
言之此皆今日之急務黼屨之切戒也小臣之罪不
暇引大臣之失不暇舉而必欲責望於 聖躬者
誠以大本之所在達道之所由捨此而求治無是理
也伏願 陛下盡心於一綱盡道於九目日進
聖學以救時弊以應天譴 宗社幸甚臣等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二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拾遺狀劄

辛丑季夏十六日呈辭時為副提學在洛

右謹啓臣老母遠在南涯七百里外素多疾病作痛
無時臣不忍遠離游宦前者屢乞外補庶酬終養之
願未閱數歲旋即被 召特授京職臣實庸陋別無
寸識濫荷 寵眷之隆顧之涓埃之補去年秋陳乞
歸養未蒙 允許惶恐不敢更辭悶默在列荏苒周
歲今則母年七十有三羸病轉深氣力日耗行動須
人扶飲食不識味近日受由歸省尚未解職不可久

留母子涕泣相別痛念餘齡之無多猶幸逮養之有日臣有身一人今為集慶殿奉兄身俱在官衰病之親傍無奉養之人乞依常典歸養

壬寅九月呈辭

時以大司憲受職在鄉

右謹啓臣猥以駑劣遭遇

聖明數年以來濫荷

寵擢叨冒非分又令率母來京

寵命非常曠世稀

聞墮首剗心豈足上報今又謬蒙

睿眷特授風憲

之職

聖諭丁寧責任非輕臣感激

恩遇思竭

微忠庶效涓埃之補而第緣老母遠在南涯受服來省今年春夏之間腰痛病得發累旬沉綿飲食全減

氣力頓耗近日又發風眩之疾精神昏憤日就羸困奄奄氣息未保朝暮人子之情不忍遠離竊自惟念國恩未報親病已深進退狼狽日夜憂憫雖切補衮之誠已多曠職之日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甲辰秋七月呈辭

右謹啓本月初八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內以臣為

漢城府判尹本府辭訟煩劇斯遠乘駟上來事有

旨臣奉承 隆旨震惶罔措伏念臣以駑劣濫荷

寵私

天恩罔極不知所喻義當即日奔趨上道

詣 闕謝

恩而臣自今年四月上氣與勞熱諸證

兼發心膈痞悶食飲不下元氣虛耗日就羸瘁又自
六月之初手足背及髀裏瘡腫大發經朔治療餘毒未
殄差復難期又以老母年迫八十宿病轉劇常在床
褥風眩喘急曾滿氣促精神昏憤言語錯誤奄奄危
迫朝不保暮人子迫切之情不忍一日遠離臣竊自
傷猥以庸陋遭遇 聖明寵渥濫分常懷糜粉之
志未效涓埃之報矧今 恩命及門 睿眷彌隆非
不思趨赴謝 恩一望 清光庶復陳乞歸養以遂
私願於臣之情義兩全不幸疾疢纏身親病又篤末
由承 命奔趨伏俟違慢之誅瞻望 北闕神魂飛

馳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甲辰秋九月呈辭

右謹啓本月十六日祗受右承旨書狀內以臣爲世
子左賓客 世子時方數開書筵斯速乘駟上來事
有 旨臣承 命震慄靡所自容伏念臣以庸劣濫
被 寵眷數月之間至於再降 召命感激 恩遇
不知報塞臣前者承漢城府判尹之 命臣於其時
方患瘡腫未克趨朝而老母又年迫八十宿病轉劇
遠離從宦情所不忍披瀝情悃懇辭 恩命獲蒙
聖慈優容曲賜矜從 溫諭丁寧又有補外之 教

使臣得遂終養之願奉戴 綸音不能自己今忽不
意又有 召旨諭以 東宮講學之勤使勿遲稽
瘡者殊隆至於此極省循難堪罔知依措臣竊念方
今 世子學問高明德業日就仁孝之聞洽於朝野
宗社生民之福實繫於此當此之時 特召臣於千
里授以勸講之職 臣雖學術鹵莽無以報稱豈不願
一侍講席展竭愚衷庶幾裨補萬一於緝熙之學第
緣母病沉綿不忍遠離而 君命再下固辭不就於
義亦未安度得一詣 闕庭復陳情懇求 命以來
日夜兢悚奔馳上道 臣久病之餘身氣虛弱未得蘇

復道路勞傷風邪乘之軍威地來到傷寒病得發頭
目眩痛心曾煩悶寒熱交作食飲不下累日治療日
向困瘁在道淹滯久稽趨詣孤負 眷遇之隆難逃
逋慢之誅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俯
察葵藿之誠 特垂生成之 恩許臣解官治疾假
以數月庶得治調保全殘軀以效犬馬之力於異日
臣無任感 恩戀 闕惶懼隕越之至

甲辰十一月呈辭

右謹啓臣去八月蒙 恩授知中樞府事兼世子左
副賓客祇奉 召旨諭以 東宮講學之勤使勿遲

稽承 命震悚罔知依措臣久病未蘇身氣羸弱勉強奔馳中路寒疾暴作證勢緊急未克趨朝謝恩披瀝情悃干冒宸嚴惟願乞身治疾以保危喘未蒙 允許溫諭丁寧使臣調保上來感激九重隆眷自憫一身嬰疾瞻望北闕涕泗交頤庶得治療病軀竣其稍蘇趨詣謝恩日夜期望而臣病彌留久未差復元氣虛弱日益羸瘁加以昔寒如冰在背渾身痼冷有時心腹脹痛胃膈痞悶又自今年夏月四肢瘡腫多發連綿不絕今又於兩手及腰髀腫多發痛轉側甚艱經朔治療尚未差復過服冷藥致傷

脾胃久不思食瘦弱日甚心氣虛困曾滿喘急病勢沉重多方治療略不見效臣竊自念猥以無狀濫荷寵渥福過災生以至於此賓客職任緊重不可久曠除授又經三朔召命累下留滯至今未得詣闕謝恩下負夙心上孤聖眷殊失人臣之禮伏俟違慢之誅儻蒙 聖慈優容憫臣沉疴之久特垂生成之恩許臣解官治疾假以數日庶得治調保全殘軀以效犬馬之力於異日臣無任感恩 闕惶懼頓越之至

甲辰十一月待罪狀

右謹啓臣病伏南涯久未趨朝徒結九重之戀不
意奄聞大行大王諱音北望驚摧號踊無地伏
念臣以庸陋無堪濫荷國恩玷冒朝列庶竭愚忠
以效涓埃而不幸自今年夏月以及秋冬疾夜沉綿
瘡腫繼發身氣羸弱風邪又乘諸疾交作再奉召
旨未克趨詣謝恩惶恐罔措具狀乞免惟願解職
治調幸得未死庶獲一詣闕庭復望天顏豈
知昊天不弔奄忽至此白首痾臣未畢稟瀕之志永
抱窮天之痛大行大王臨御歲久仁深澤厚奉
諱之日遐邇崩心含生之類莫不奔走悲號凡在臣

子曷勝墮裂臣抱病嶺外伏枕呻吟僅存形息雖切
攀號之痛莫伸奔問之誠罪當萬死仰天推咽不知
所言臣無任哀惶痛迫之至俯伏待罪

乙巳閏正月待罪狀

右謹啓臣病伏南涯始聞大行大王諱音迫於
疾篤未能奔趨攀號臣子之義已缺仰天推咽無地
自容猶可以慰此心者庶得賴天之靈調保病軀扶
或就道奔及梓宮在殯之時一展號哭以紓罔極
之痛豈知臣病沉綿至於此極日月不居奄及五月
之期瞻望北闕不勝墮裂惟欲勉強與疾奔趨久

病羸弱身氣虛損喘促心煩若復勞動脩程恐至殞
斃於中道萬計中阻一無所遂今則永遷之禮祇隔
數日扣地叫天無所逮及懷痛窮天死不瞑目為人
臣而遇君父之喪不能奔哭大節已虧罪應萬死
臣無任哀惶隕越之至痛哭流涕俯伏待罪

乙巳十二月呈辭

右謹啓臣有老母遠在南涯年迫八十又多疾病常
在牀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從宦往在 中宗朝
陳乞歸養至于再三伏蒙 聖慈憫臣情事懇迫
特許外補便養尋又除本道監司俾遂烏烏之情

聖恩罔極糜粉莫酬追念及此未嘗不感激隕涕今
則母之衰病彌篤日迫西山精神昏憤不識人事近
日寒疾又作咳逆曾滿奄奄氣息朝不保夕臣之迫
切之情自有不能已者今者 主上幼冲朝廷多
事 詔使又至正當羣下協心匪躬之時臣忝居朝
列義不可辭退第以母病危迫不得已呈辭心甚未
安至為惶恐竊自惟念 主上方今專意學問輔
養之事甚重臣帶勸講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
裨補 聖學以為 宗社無疆之福未嘗斯須忘
于心今適以日寒停 經筵臣得以此時歸省病母

幸得賴天之靈母病稍愈來春日和開講時度及還朝入侍 經幄陳說道義以輔 聖德此臣之志也臣之願也今當遠離 闕下不勝區區犬馬之誠敢啓

侍講院劄字

壬午二月時為說書

伏以臣等俱以庸資待罪 東宮僚屬長思職責所居夙夜兢惕罔知所為蓋 世子國之本上有 宗廟社稷之重下有百官萬民之戴前有 祖宗創業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其安危離合之幾存亡治亂之端一繫於輔養之職得失如何然則其為責

可謂至重至大不可一日輕且忽也甚明今我 世子雖曰岐嶷夙成層質異凡然年尚幼少德性未定若於是時輔養得其方而又盡其道則涵養變化可與為堯舜之君可與為禹湯文武周公之聖 宗社生靈之福於是而釀成矣如或失其方或未盡其道則反是而其卒至於敗度悖禮之域亦未可知矣此臣等所以備員僚屬不敢一日自安者也頃者 殿下慮其徒事講讀之間未有優游規諷之益使賓客僚屬從容久侍不時接見終日不退至於師傅貳師則會講前後又別更迭進見以保翼之甚盛意也

而輔養之道可謂得其方矣然考之古禮亦有所未
盡焉者蓋古之輔翼太子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保以保其身體傳以傳之德義師
以導之教訓以養成其德今之師傅貳師則古之太
師太傅少傅之職也而其與世子相接輔養之時
比古極疎已乖昔人朝夕承弼左右輔導之意至於
會講則又非徒講讀而已所以使世子習其升降
揖讓之禮發其隆師敬傳尊德樂義之心尤不可一
月或廢也近者連月停會講似甚未安昨又以賓客
皆隨駕遂停不行臣等竊念國家宗社生靈之計

至大至急者莫如輔翼儲副今間一有事故書筵會
講輒命停之輔養之職似不重且專焉臣等竊惑焉
蓋殿下之意必以為世子年少學問尚蚤雖
時或廢未至為害然古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格言至論日陳於前則其熏聒成就必有日新又新
之美故曰大學之道以豫為先若為之不豫及其稍
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雖欲純完不
可得也是故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
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為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妙選端方正直
之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以衛
翊之蓋不以其蒙幼之時而忽其教養之方也矧今
世子年在八學學問日進又非如赤子孩提之比其
教諭輔翼之道不可一日慢也停講之日則 世子
在宮中所與居處從容燕遊者不過宮人宦侍而已
所見未必皆正事所聞未必皆正言夫以年寢長學
問日進知漸達氣習易移之時而與官人宦侍相處
戲遊之日多接師傅賓客雍容講劇之時少此臣等

所深慮者也伏願 殿下常留 睿念今後會講
時非有大事必使行之至於賓客勿差異事以至廢
講且得專精致志庶幾有裨輔養取 進止

兩司劄字

丁亥秋八月
時為掌令

伏以 臣等論光弼李沆伏閣累日面啓再三 天
聽邈然公論愈鬱 臣等不勝缺望大抵宰相臺諫各
有其職宰相當以大公至正為心平庶政理陰陽為
本不宜少有偏黨之私臺諫固以正君匡國為念繩
愆糾謬為事面折廷爭不顧其身折檻牽裾不知其
過何敢避詭激之嫌故曰宰相尊行其道臺諫卑行

其言其職雖殊其所以贊襄君德調劑治道則一也
若為宰相者或未免與臺諫爭輕重之勢必欲摧抑
以自取重則重者益重而必至於壅蔽輕者益輕而
必至於苟容為國計者豈不寒心沈之言在於重大
臣而先欲卑抑臺諫使無激昂之節俛首喪氣苟循
大臣之意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乎 殿下聖學
高明洞貫古今於沈之言固已深燭其邪妄猶病大
臣之交相辭避未敢明正其罪臣等竊惑焉臺諫彈
一宰臣秉鈞大臣托以引嫌朋比相援杜沮公論使
不得伸其直脅持君上使不得有所進退嗚呼此豈

盛世之事光弼攬沈言為己意斥臺諫為詭激排擯
公論營謀一人決非杜稷之計自古壅蔽之禍起於
大臣陰斥異已惟取苟合驪駁無異鷹犬顧指有同
奴隸雖有指鹿之奸誰敢言者敢攻人主不忤權臣
傅堯俞之言誠有激而云也公論之在朝廷猶人身
之有血氣血氣有滯百脉不順心腹痞結必發踈盤
之疾公論一挫士氣沮喪庶事頽墮國勢委靡不可
復振是正亂亡之兆伏願 殿下洞察安危之幾
亟奮雷震之斷策免光弼以杜禍漸廢黜李沆以正
其罪 宗社幸甚

時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
請禁之 先生上劄極言其非

司憲府劄字

壬寅秋時
為大司憲

伏以人君之德莫大於至誠誠之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古之聖王無拱臨朝不動聲色而羣臣協恭萬邦作孚者誠而已矣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人而合天非真積力久不可得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不欺也無妄也悠久不息也何謂不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何謂無妄就於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盡焉則不可謂之誠矣姑舉其旣言之修飾於大庭廣眾之中而放肆於

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怒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怠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怠忽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臣等伏見 殿下臨御以次寅畏小心恭儉愛民始終無貳可謂誠矣然而上無以格天而災沴荐臻

下無以感人而奸偽日滋治教寔泯而不著風教頹
剝而莫救生民日以困窮士節日以消沮風俗日以
壞敗至有逆天滅倫之變相繼而起民彞泯絕危亂
將三 聖治之下有可痛哭者非一其所以致此
者豈無其由耶巨等竊思之無乃虛明應物之地天
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好善而不能如好好色惡惡
而不能如惡惡臭取舍差謬於一念之微符驗暴著
於萬目之視乃至於是耶夫好善而不誠故賢非不
任而終或廢斥惡惡而不誠故邪非不去而旋被
寵眷數十年來摺紳之禍輾轉相因以至斲傷國脉

消喪元氣者皆由於此也夫好惡不誠於中故進退
無常於外奸邪之徒投間眩惑顛倒是非質亂邪正
者是皆窺 聖心之不誠而然也變故以來士氣
摧喪人心頹墮振之不起令之不信大小臣僚憤見
慘禍惟持祿容身之是務無展懷盡節之為念嗚呼
是豈細故耶近者羣凶屏除朝政一新 上之奮厲
悔悟思革前弊改紀其政者非不至矣然而赤心未
推於下羣情不孚於上 上有善風化之教下不將
順而空言無施 上有憂災異之念言昔年之有應
物情疑懼而羣議譴詈此雖罪在羣下之不信

聖明亦由。聖心之至誠未著而然也。夫所謂至誠之德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實於中而形變於外者也。上有善政善教，而下不從化者，皆以誠之未至也。夫明有未照，故誠有不至；明無不盡，則誠無不至矣。明之之要，亦在於窮理盡心而已。伏願殿下加精一之功，致明誠之力。凡是非邪正之際，察之必精，辨之必審，以實其好惡之心。好賢則誠以好之，而任之不貳；惡邪則誠以惡之，而去之勿疑。不欺於隱暗之地，無妄於意念之微。表裏惟一，終始無間，以感羣情，以格天心。宗社幸甚。

乙巳秋劄字

伏以今者遭國家否運，二聖相繼，賓天朝野摧痛。遑遑固措，猶可以慰人心安。宗社者，獨有賴於慈殿之明斷，輔臣之盡忠，臺諫侍從之盡職而已。當此之時，治亂安危之幾繫於慈殿之一念，九政令刑賞之施一循公議而不置私意於其間，則朝廷正而紀綱立，人心悅服而治化可期矣。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終至於不可救可不戒哉。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

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
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
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
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
也如或不然其所以寵之者乃所以禍之也方今
慈殿睿聖聽斷光明前古所無豈有此慮然先事之
戒不可無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三代以下獨稱宣仁
皇后爲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勿疑而不
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祭確
思求媚於太后而自固請復其官太后曰遵裕靈武

之後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朝不
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
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確悚
慄而退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
能如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仰而與
宣仁並稱矣當今國步艱難天文告警地震示異諸
路旱傷風水繼作赤地千里民將流轉事有大可憂
者矣臣伏觀 慈旨畏天恤民減膳修省至誠惻怛
不勝感激隕涕若能終始此心無時怠忽則可以轉
災爲祥變禍爲福矣事無大小議諸輔臣如有難處

廣採廷議固得為政之體矣但近日待倭一事有所
未盡議者謂既絕遠和有損國體斯言亦有理然王
道如天之道陰慘陽舒各適其時而不差一歲之
中氣候不同王者之於異類有犯則絕之來服則與
之正所以體天道而示恩威也何損於國體大抵人
主以仁虛待物以仁義柔遠廟堂之上揆時度勢燭
微慮遠防患於未萌消禍於未形使朝野寧靜邊境
無虞生民安業者此真國體也自恃強盛屏絕鄰好
以塞向慕之心恐非久安之道今之武士有志功利
者不以靖邊安民為急多以致寇攻討為快臣深以

為不可借使立功閭外擒斬萬級有何利益於國家
終以傷和召災而結怨於蠻夷也一將功成吾民之
命殘矣邊將成功不如無事之為愈也况功未可必
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又曰與其奢也不
保其往也唯何甚聖人待物之洪如此苗民三旬逆
命而及其來格舜不拒頡利可汗舉兵深入至於渭
水便橋而迨其乞和太宗許之矧此葉爾島夷狗鼠
偷竊何足深校今以嗣王方在亮陰不能修答為辭
是亦可矣但於其辭明示不終絕鄰好之意以慰遠
人之望有何所妨臣以庸疎忝冒重地目覩幾事有

關休戚不敢愛身絨嘿冒昧陳達伏惟 聖慈深
留 睿念更與輔臣商量審處以期萬全不勝幸甚
取進止

乙巳秋割字

伏以臣聞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蓋聖人之道雖若高遠而求其所以為聖者
不過盡人倫之道而已欲盡人倫之道必先於孝弟
人君能盡孝弟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堯舜之道豈復有加於此者乎臣昔在
中宗朝入侍經筵嘗引洪範皇極之說解之曰人君

盡人倫之道為四方之表準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
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
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夫如是則皇極建而四
方之民觀瞻感化自有不能已者矣 中宗深感
於臣言追思前事傷嘆再三言猶在耳未嘗敢忘臣
今亦以此獻于 殿下者蓋聖人之道無過於此
者而人君齊家治國之本亦莫先於此者矣臣伏見
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
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聖友愛之至何以及此

臣竊念

仁宗傳位於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

當盡子之道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頃者伏聞內間有變故事涉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勝驚惑萬一因此事殿下所以事王大妃者有絲毫欠缺則恐於聖德有虧而後世亦不能無疑矣臣前日面對時亦嘗略陳是意而未盡焉今乃干冒再瀆于聖聰者惟願殿下全孝弟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宗社生靈之福實源於此伏惟聖慈垂察焉取進止

政府書啓十條

已七月十八日明宗朝

伏以今主上幼年嗣位輔養為急而輔養之本在於慈殿古之聖賢雖其生質之美亦必有教導之方以為本也文母胎教孟母無誑行跡昭昭著在前訓今古慈天未嘗不欲子賢聖孰無是心豫教於未生之前養正於三遷之勤尚可為也况今主上天質高明氣度夙成國人知之以高明夙成之資加之以教導之正其於作聖之功有何難哉伏願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其以豫養先示者必出於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先明

夫義利公私之分以立其本則生於心害於事作於
事害於政者自爾而少矣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可不慎哉

一宋范祖禹嘗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
係他日治亂今 陛下雖在幼年正是養正端習
之時學問之功不可以廢宜精選在朝賢德之士以
補勸講之官經筵之外不拘常例於便殿不時召對
或從容宴語或講論經史或問民間疾苦使情意相
孚進講之官亦不但泛讀數遍而已必伴讀從容以

至詳盡則非徒學問益進其於接士大夫之時亦多

自然涵養德性成就

聖學又令經筵官博考前

例及先儒格論參酌以啓列諸左右以備觀省

一人君之德誠孝為大而慎終尤大於養生

殿

下於

大行大玉有子道焉有臣道焉雖以幼年

不能盡遵禮制然喪次不可以久不臨祀事不可以

久不與當度氣量力無愆大禮以盡誠孝

一自古禍亂多由於宮禁不嚴女謁盛行戚里及小

人攀緣請托以紊朝政陰肆讒說以眩主聽况今幼

主在上尤所當戒請申勅內外嚴其防禁雖戚里問

安亦令有限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杜禍亂之萌
一宮中人必擇溫良恭儉慎而寡言者常在左右浮
靡之習淺俗之言毋使接於耳目亦輔養之一端
祖宗朝選入宮人賤隸商賈之女例不得備選在今
正始之初宜遵 祖宗故事諸因緣族屬托養宮中
者一切刷出以嚴內外
一人君之職用人為大賢愚進退治亂繫焉今
主上年幼未察羣臣賢否除授之間不可用特旨今
後二品以上有關銓曹難慎注擬如或乏人啓稟陞
擬不必備三望

一凡干陳訐及訟事當付諸有司如有難處者議于
朝廷切勿判付以昭公道大抵閩中之事無隱而不
彰如有私意人皆知之除授判付之際或因貨賂或
由親屬以致不明不公人心怨怒厥口詛呪終成土
崩之禍者正由於茲可不危哉

一承政院之職在於出納惟允近來身務承順未聞
封還內旨者殊失惟允之義請令政院內旨有不合
奉行者切宜論啓勿輕施行以盡其職

一後世人主能以宮中府中為一體者蓋寡况今幼
主在上 慈殿攝政宮中府中恐至於歧而為二也

政有所疑難議諸朝廷罪有所可論付諸有司以昭
平明之理如或議及左右近習問及戚里婚媾私門
一開大柄潛移喪國亡家之患未嘗不由於此可不
戒哉

一大行大玉自在東宮沉潛學問以成修身齊家愛
及嗣位發號施令絕無私意公道之行如日照布又
心顯若思見至治曾未幾時奄至斯極遠近號痛若
將胥溺今主上嗣緒一國臣民方以望於
大行大玉者望於殿下其機甚重所以服衆人
之心繫一國之望悉在今日伏願兩宮留神焉

乙巳秋議答

凡事大交鄰之際當一以誠信不可少有欺謾前者
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歿譯官不敢直辭
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謝恩
萬一禮部因嗣王承襲事言及讓老王存歿以一國
大臣豈可復爲謾語以欺上國乎臣意宜以實答之
但正德皇帝時天使之來有賜物於讓老王不得已
以嘉靖某年薨逝爲對可也彼若又問曰其時何不
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然事有難處必須循理善
辭臣謹按高麗史獻宗有疾讓位於叔父雞林公熙

臨薨遺命曰我既乞解機務退養殘骸我死飾終諸
事宜從儉約不須告奏煩瀆天朝故高麗君臣遵其
遺命不敢告奏上國厥後麗王讓位於兄弟者非一
而及其薨也皆不告奏蓋循襲獻宗之例也今可以
此按例為對矣但聞頃者禮部郎中因請謚事問讓
老王存歿於譯官譯官答以生存今若又問曰汝國
譯官去冬來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之有異耶
則宜答之曰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為駭愕當
治其罪如是為答則辭順理直亦無異日難處之虞
矣此雖權辭猶勝於以亡為存欺誣上國之為未安

也臣之謬見如是請以此更議大臣何如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